

文学翻译问题

苏联

莫洛佐夫著

北京

1959

文学翻譯問題
(пособие по переводу)

М. М. 莫洛佐夫著

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翻譯教研組譯

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材出版科出版

北京外國語學院印刷廠印裝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 × 1092 公厘 $\frac{1}{25}$ 印張 3 $\frac{14}{20}$

1959年7月第一版 195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700 定價 0.45元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序言

M. M. 莫洛佐夫教授写过一本供国立莫斯科第一外国語师范学院翻譯進修班課堂討論用的筆記，本書就是根据它整理而成的。

因作者不幸逝世，这部手稿在其生前未能編写成为一本完整的翻譯教科書。但就現在編出的這本書来看，它在文艺作品翻譯的理論與实践方面还是有一定價值的。毫無疑問，本書不仅会使學習英語的大学生和年青的翻譯工作者感到兴趣，而且也会使关心一般翻譯問題的人感到兴趣的。

T. P. 列維茨卡婭同志 慨允校閱 这部手稿，并提出了許多宝贵意見，本社在此对她表示感謝。

本書的目的和任务

俄罗斯古典文学以其深刻的真实性、现实主义以及在维护人道主义和进步思想方面的高度热情而著称。苏维埃文学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的文学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它反映苏维埃社会生活，从而直接参加建设新生活，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们。为了使外国读者了解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文学作品，就必须准确地（адекватные переводы 有人译作“等值的译作”——译者）翻译这些作品。译作不仅要忠实地传达原著思想的倾向性，而且还要传达艺术的表现力。翻译作品能够给人们以极其深远的影响。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翻译作品对欧洲每一个新兴的民族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在提高人民的自觉性，在发展教育和激发美学兴趣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①。

翻译一般分为下列几种：即社会政治作品的翻译，科学技术作品的翻译以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虽然每一类翻译都有其特点，但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本书只是研究俄罗斯散文作品的英译问题。虽然如此，我们在研究这一类作品的翻译问题，也要涉及对其他各类翻译具有同样意义的一般性的问题。实践证明：研究文学作品的翻译对获得翻译的一般知识是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般知识，在任何一类作品的翻译艺术上都不可能达到完善的地步。

本书还不是一本系统地、完整地阐述文学翻译理论的指南书。它的目的仅仅是通过分析少量课文来帮助那些独立从事把俄罗斯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的人。因此，这本书只能是一本文学翻译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06年版，卷三，2页。——原注

的概論。

首先必須說明：本書與其說是仅供初學翻譯的人使用的，倒不如說是供那些要提高語文水平的人使用的。本書特別對那些青年英語教師可能是很有益處的，而高等語言學校高年級學生也可作為課外自修的材料。

翻譯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翻譯工作者所遵循的翻譯理論原則，所以從事翻譯實踐工作必須具有起碼的翻譯理論知識，因此，本書一開始就結合某些具體現象的分析，扼要地闡述了某些理論問題，這對讀者進一步研究本書將会有所幫助。

一個人着手翻譯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既要尋找適當的詞和語句，同時還要進行翻譯；正如常言所說的，他既要燒磚，又要蓋房子，困難重重。為了引導讀者去翻譯幾段散文材料，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把尋找詞句和翻譯這一過程加以劃分。因此，在本書的第二部份（本書第二部分翻譯時從略——譯者）就安排了兩種練習：首先是預備練習，目的是準備好翻譯時所需要的詞匯和成語材料；然後是附有分析解說的真正的翻譯練習。本書的結尾有預備練習的“題解”，讀者可以根據它檢查自己的練習做得正確與否；另外，還有翻譯練習的“題解”①。

但是，必須記住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像答數學題那樣只能有一個答案。文學作品的十全十美的翻譯是不存在的，正像沒有十全十美的畫像一樣；雖然這樣，在翻譯中仍然可以使譯文達到更接近原文的地步，可以找到更富於表現力、更優美的表達手段。文學作品的翻譯是一種創作活動。本書中所有的“題解”不是唯一的題解，其目的只是幫助本書的讀者學習和研究。因此，我們建議讀者不要照“題解”去對勘自己譯文，而是把自己的譯文“題解”作分析比較。

把文學作品譯成外語，這是一門非常有益的學科。這門學科

① 在編“解答”的時候，採用了現有的文學作品的譯文中最優秀的譯文。——原註

目前在我們高等語言學校里愈來愈廣泛地運用到實踐中去，這并不是偶然的。把文學作品譯成外語這種實踐對克服機械的、逐字死譯俄語句子的毛病，以及避免造成俄語式的外語句子毛病有着很大的幫助①。

把文學作品譯成外語可以幫助我們準確而深入地掌握外語。在這裡，必須絕對正確地解決語法和詞匯問題。從某種意義來說，翻譯在學習上比根據題目寫作文更為有益，因為作文可以根據自己的外語水平隨便改變一下細節，比如：由於自己所掌握的詞語有限，難於表達某些細節，就可以換一種說法或繞過去，而在翻譯中則不同，正如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的情況那樣，所敘述的一切詳情細節都無遺地包括在作業里面，有時，翻譯練習只是個別的詞。沒有一個翻譯工作者不知道工作中的最困難情況之一就是尋找切合原文意思的詞匯。

翻譯是實際掌握譯文語言的特點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因為把一種語言譯成外語時，我們總是要對比兩種語言的語法結構，從而也就使我們進一步掌握了所要譯成的那種外語的語法結構方面的知識。這就是翻譯對學習掌握外語的重大意義。

翻譯也能幫助我們深入掌握原文語言的知識。當我們把俄羅斯文學中的散文作品譯成英文的時候，也就深入地鉅研了解散文的特點，豐富並提高了自己的俄語知識。

同時還應該指出：把本族語譯成某種外語的翻譯工作對於把這種外語譯成本族語的翻譯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把俄語譯成外語，或把外語譯成俄語，兩種情況都有從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的“轉換”現象。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我們都要遵循同樣的翻譯理論原則，而且都會遇到很多性質相同的困難。因此，

① 參閱納薩金娜“在高等語言學校中文學作品翻譯對研究外語的作用”一文，該文收在“翻譯教學法與翻譯理論問題”選集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1950年莫斯科版。——原註

本書对那些英譯俄的譯者來說，可能也有幫助的。

很显然，对于每一个研究英語的人來說，不論他在哪一個部門工作，即使是在最專門的、和文学关系疏远的部門里工作，閱讀英文文学作品是非常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同樣对从事任何專業翻譯的人來說，讓我再重复一遍，也必須知道文学作品翻譯的实践过程，那怕是大体上知道也好。在政治和科学作品中也有着許許多多的形象成份。因此，从事任何一門專業的翻譯工作者都應該熟悉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英譯工作，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第一部份

理解原文

为了达到等值翻译的要求，译者首先應該透澈細致地理解原文內容。翻譯技術作品的人很清楚，有时理解一篇專門材料的細節是如何的困难。这里，除了應具有專門術語知識以外，对整个生产过程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實踐証明，在理解文学作品的內容时，往往也会产生很大的困难。

如果譯者缺乏原文語言的知識，往往会犯一些不應犯的錯誤。例如，在托尔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里有这样一句話：“Долохов, выпив, крякнул”，（道洛霍夫喝完了酒，清了一下喉嚨）。而英国的一个譯者在詞典里找到了这个俄文動詞“крякать”的意思：“鴨子嘎嘎地叫”，于是，就譯成了“quacking like a duck”（像鴨子一樣咕地叫了一聲！）再如，“Никто, как вы, не дает мне такой мягкой тишины, того света...”〔俄語中 свет（光明）与 свет（世界）是一組同音詞——譯者〕говорит князь Андрей Наташе（“除了你，誰也不能給我一种令人感到溫暖的宁静，那种光明……”安德烈公爵对娜达莎說。）这句话有一个英譯本是這樣的：“No one but you gives me that soft quiet — of the world to come.”（除了你以外，没人能給我一种令人感到溫暖的宁静，另一个世界的宁静。）这个譯者就这样叫娜达莎·罗斯托娃变成了一个“阴間”的生物。在高尔基的“Мальва”（“馬尔华”）里华西里遐想着馬尔华会划船上他这兒来的情景。“Она... обнимет его мягкими руками, расцелует и звонко, вспугивая чаек,

① 所引用的例子摘自列維茨卡婭的學術論文“論翻譯的等值性——以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四種英譯本為例”1945年莫斯科版。——原註

заговорит о новостях там, на берегу.”（她……会用柔軟的手擁抱他，吻他，她大聲地講起那邊岸上的新聞，把海鷗也驚起來了。）這篇小說就整體來說是翻譯得成功的①，但是這句話却譯錯了。譯者由于不懂這句話的語法結構，于是，就這樣地理解“расцелует, да притом звонко, вспугивая чаек, а затем заговорит о новостях там, на берегу”。（吻他，而且很響，驚起了海鷗，然後談起那邊岸上的新聞。）譯者由于理解錯誤，所以就譯為：She will embrace him with her round soft arms, greet him with a resounding kiss that will frighten the seagulls, and tell him all the news about what is going on over there, on shore.”（她將要用她圓圓的柔軟的手擁抱他，吻他吻的這麼響，連海鷗都給吓跑了，然後，告訴他那邊岸上的新聞。）在譯文里馬爾華變成了一個巨人。她親嘴的聲音把岸上的海鷗都給吓跑了！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這種錯誤是由于譯者缺乏原文語言知識所造成的。

至于因为譯者对于原文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文化和生活一无所知而犯的錯誤那是比較不明显的，往往很难看出来。這種錯誤总的說來，常常会完全歪曲原作的思想艺术內容的。

真理報在“論文學翻譯”一文中寫道：“譯者如果缺乏翻譯技巧，同时又非常缺乏該民族語言、文化、生活以及該民族歷史的知識而進行翻譯，那簡直就等于是“冒侮辱該民族的危險，冒歪曲激動人心的原作的特征、性質和民族特點的危險”②。這里所談的正是有關理解原文實質的問題，因為理解原文的實質，這是文學翻譯的一個首要的根本條件。

還記得普希金“上尉的女兒”里米拉諾夫上尉家里的朴素的环境吧；在這段描寫里，有下面一句話：“В углу стоял шкаф

① 參閱“高爾基選集”英文版，卷一，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8年，莫斯科。——原註

② 庫茲涅佐夫：論文學翻譯，1949年8月27日“真理報”。

——原註

с посуды”（在屋角放着盛器皿的木柜——孫用譯）一个美国的譯者把它譯成：On one side stood a cabinet containing the silver; ①（牆角有一个盛銀器柜。）一个盛銀器的柜厨 (cabinet), 这和一个生活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外省的上尉軍官的普通家庭环境是不相称的，恐怕是过于华丽和奢侈了〔試比較，这个詞的定义：“cabinet”在魏斯頓簡易辭典里的解释是：“cabinet — a piece of furniture to hold objects of art, curios, jewels, etc.” (cabinet 是一种用来盛艺术品，古玩和珠宝等物的傢俱)；試比較 cabinet — maker (制造这种傢具的人)〕。用“cupboard”（食器厨）一詞比較好一些，但最好是用“a small cupboard”（小碗柜）；这就更确切地使我們所描写的房間景象再現出来了。也可以把“柜子”一詞譯为“shelves”（架子）。在上述这种場合，譯者不要因“shelves”这个詞汇意义與“柜子”不相等而感到惶恐不安。

該譯者最严重的錯誤就是用了“the silver”（銀器）一詞。在譯文中，米拉諾夫忽然变成了一个富有的貴族，拥有祖传的銀器；把普希金的那个瑪莎·米拉諾娃所属的階級頓時改了。有趣的是，用与“посуда”詞汇意义相等的詞〔“plates”（托盤），“dishes”（盤子），“crocery”（陶器）〕在这个上下文里都未必恰当。这兒應該把該詞的涵义給不太了解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生活的英美讀者揭示出来。在这个上下文里我們最好把“tea-cups and saucers”譯成茶碗和小碟子，因为米拉諾夫一家是爱喝茶的！

当布加乔夫离要塞很近的时候，米拉諾夫說：“赶快回家去吧！如果来得及的話，給瑪莎穿起薩拉方(сарафан)来。”（孫用譯，人民文学出版社）米拉諾夫上尉是指什么而言的呢？怎樣理解这一句話呢？譯者應該知道，布加乔夫是不欺負老百姓的。而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位譯者在这兒完全弄錯了。显然，她从什么書上知道了，好像俄国人曾經有过給死人穿最华丽的衣服埋葬的风

① “上尉的女兒”的譯文例句摘自齊爾別爾曼的學術論文“普希金散文的英譯本”，1951年，莫斯科版。——原註

俗習慣（这种譯文在1876年出于一位芝加哥的譯者之手，当时外国人对俄国的生活情况只有很模糊的一点点印像）；她把“да коли успеешь, надень на Машу сарафан”（如果来得及的话，給瑪莎穿起薩拉方来）这句话譯成：“And if you have time, dress her in her best; let her wear a sarafan, embroidered in gold as is our custom for burial.”（如果你有时间，給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給她穿一件鑲金边的薩拉衣，这样就合乎我們埋葬人时候的风俗習慣了。）这种譯文完全歪曲了原文的意思。另一个譯者把这句话譯成：“And if you have time, dress Masha in a sarafan.”

（如果你有时间，給瑪莎穿一件薩拉方。）这个譯句的意思还是不完全清楚，沒是把內在涵义揭示出来。第三个譯者譯得最好：“dress Masha as a peasant girl”（把瑪莎打扮成一个村姑。）如果說在描写布加乔夫的衣著时，應該保留“caftan”（俄国旧式长衫）一詞，以传达原著的历史色彩和民族色彩，那末，在上面所分析的句子中，首先必須把原文的內在涵义揭示出来（as a peasant girl）（象一个村姑），这才是米拉諾夫上尉所指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布加乔夫不会欺侮村姑的。这个例子十分明显地说明了翻譯的一个基本原则：必須結合上下文来选择表达手段。

我們所举的这个美国譯者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翻譯知識造成的。这个譯者絲毫不了解普希金所描写的那些人物的生活情况，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普希金的小說譯的令人滿意了。甚至連小說的題目“上尉的女兒”（The Captain's Daughter）也譯錯了，譯得那樣装模作样令人作嘔：Marie: A story of Russian Love (!)（瑪麗：一个俄国的恋爱故事）。

正象前面所提过的，文学翻譯并不像解答数学題目那樣只能有一个答案。这一点可以从莎士比亚作品有許多不同的俄譯本这个事例中得到証实。各个时代的人，对莎士比亚作品都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对他的作品新的解释一出現，原先的解释就过时了。譯作的情况也是这样，从前曾經是尽善尽美的譯本，現在也会变得陈

旧了。人類任何一个部門的知識都是創造性的，都是不斷發展和日臻完善的。那麼，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以及文學作品的翻譯當然也是如此。

譯者必須善于閱讀原文，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原文，必須把作者所描繪的圖畫看得清清楚楚。譯者可以與文學作品的朗誦者相比，他甚至應該象一個演員或文學作品的朗誦家朗誦我們非常熟悉的作品那樣，朗誦得使我們往往產生完全新的感受，使我們發現以往我們所沒有注意到的那些特點。翻譯工作者在他着手翻譯之前，應該仔細地、反復地鉅研作品的內容，正如同一個演員準備扮演一個角色時應該研究這個角色，細心地不斷地深入這個角色的內心世界那樣。

善于理解所讀的內容；這是一種複雜的藝術。卡爾波夫教授在一篇論述理解原文內容和翻譯的心理特徵的文章中正確指出：理解原文這種技巧，“其發展實際上是沒有止境的，正如人的智慧是不斷發展、沒有止境的一樣”^①。文章里還引証了歌德的一段話：

“頭腦簡單的人不能理解：一個人學會讀書需要付出多少時間和勞動。我在这上面已經花費了八十年的時間，直到現在還不能說，我已經如願以償了。”

我們試回憶一下普希金的著名詩章“紀念碑”這首詩的第一節：

“Я памятник себе воздвиг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
К нему не зарастет народная тропа,
Вознесся выше он главою непокорной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ого столпа”。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

① “翻譯教學法與翻譯理論問題”，該選集系 К.А. 岡舍娜和 Б.И. 卡爾波夫主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1950年莫斯科版，第21頁。——原註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戈寶權譯)]

譯者必須深刻理解這一詩節的思想。這一思想實質在於俄國人民和沙皇制度的對立。[“народной тропы”——“Александрійскому столпу”(人民的路徑，反對亞歷山大的石柱)]普希金說，他在人民的心灵里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活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比歷代沙皇為自己建立的紀念碑更高、更宏偉。他又說，他的詩決不會向沙皇制度低頭(“главой непокорной”——不肯屈服的頭顱)。

我們研究了這一詩節的十幾種英譯本，然而竟發現沒有一種譯本能把它的主要內容表達出來。下面就是一個美國譯者的譯文：

“This monument, not raised by human hand,
Will lead the pilgrims of my fatherland
More loftily than the great column built
To Alexander's glory, and his guilt.”

(這一座不是用人的手建立起來的紀念碑，比銘志亞歷山大的光榮及其罪惡的大石柱，會更宏偉地引導我國的遊覽者。)

譯者力圖把普希金對沙皇制度的譴責[and his guilt(及其罪惡)]表達出來。結果卻顯得非常蒼白無力，模糊不清。至於“not raised by human hand”(不是用人的手建立的)這句話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它與原文格格不入，幾乎給這一詩節塗上了神秘的色彩。“人民的路徑”這一形象所表達的深刻意義，譯文里根本沒有傳達過來；pilgrims(遊覽者)一詞使譯文讀者馬上會理解為崇拜藝術的人。這位譯者絲毫不懂得普希金作品的人民性，他把在普希金整個創作活動中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一個詩節的基本意思忽略了，因此也就歪曲了作品的風格。他把普希金偉大的詩歌變成英國古典詩體中那種對稱押韻的五韻詩了；這樣，譯詩就不像普希金的詩，仍像模仿亞歷山大教皇作的題墓詩。翻譯貶

低了原文，抹殺了原文的重大意義，成為浮淺的，實質上是毫無價值的東西了。這位譯者完全不了解普希金的創作個性，難怪高爾基說：“譯者不僅要懂得文學史，而且也要知道作者創作個性發展的過程，只有這樣他才能相當確切地用俄語形式表達每一本書的精神。”①

不理解原文而進行翻譯就會損害原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不理解原文的原因往往不僅在於譯者知識貧乏，而且也在於他的思想立場有問題。以高傲的、鄙視的態度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學作品，這是某些外國譯者的特色。格利鮑耶陀夫的劇本“聰明誤”的一個英譯本的譯者就是一個例子。這個譯者是有翻譯才能的，他掌握了譯詩的技巧，下面的例子可以證明這點：

“Когда из гвардии, иные от двора
Сюда на время приезжали:
Кричали женщины: ура!
И в воздух чепчики бросали!”

（當一些近衛軍勇士們和宮廷的貴族們
暫時到這裡來時，
我們的婦女們高呼：萬歲！
並把自己的帽子往天空拋擲）

“When nobles of the court and heroes of the guard
To Moscow came in splendor vying,
Then how our women all hurrah'd
And how they sent their bonnets flying!”

（當宮廷的貴族和近衛軍的英雄們
相互爭榮地來到莫斯科時，
我們的婦女是怎樣的歡呼，
是怎樣地把自己的帽子往天空拋擲！）

從上面這段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譯者的技巧相當高明。但

① K. 茹科夫斯基的“翻譯的藝術”“Academia”科學院出版社、
1936年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版，221至223頁（附錄）。——原註

是我們再看看別處，那麼就會感到譯文的語調太放肆了，譯者不象是對待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而象在和廉價的通俗喜劇打交道。劇一開始莉莎說道：

“Ну, гость неприглашенной,
Быть может, батюшка войдет!”

（“喂，不速之客，
可能爸爸就要進來了！”）

譯文是：

“Perhaps we'll have papa
An unexpected guest ha, ha!”

（哈，哈！不速之客，
可能爸爸就要進來了！）

通俗喜劇中用的這種“ha ha!”（哈！哈！）立刻就歪曲了原文。在另一處譯文里，譯者用滑稽歌劇中的“小老头”說話的腔調來表現法姆索夫所說的話：

“Тебя уж упекут
Под суд, как пить дадут.”
（“一定要送你去吃官司。”）

“They'll put you through the mill,
As sure as eggs is eggs, they will.”
（他們一定會使你受折磨的，一定會。）

再舉一個例子：

“Тот нищий, этот франт-приятель
Отъявлен мотом, сорванцом!
Что за комиссия, создатель,
Быть взрослой дочери отцом!”

（那個是窮光蛋，這個是花花公子，
大家都認為後者是敗家子，淘氣鬼！
天老爺，做一個成年女兒的父親
該是多麼操心啊！）

“A pauper — and a dissipator
As smart a scapegrace as there are,

Oh what a heavy charge, Creator,
To be a grown-up girl's papa!

(漢譯文與上同，只是第三行譯文有些不同：天老爺，做一個成年女兒的爸爸)

格利鮑耶陀夫在這裡寫的是：“Быть взрослой дочери отцом”（做成年女兒的父親），而不是“быть взрослой дочери папашей”（做成年女兒的爸爸！）

在翻譯中像這種“自由”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因為它會破壞譯文，把一種完全背離原文精神的東西硬加進原文中去。“聰明誤”原是一部杰出的俄國古典戲劇作品，而象上面那種譯文已經是面目全非了，擺在英國讀者面前的就是這樣一本不堪卒讀的東西。

原作民族色彩的表達問題

哥德說：“現在，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翻譯原則，一種是要求外國的作者遷移到我們這裡來，以便使我們能把他看作是我們的同胞；另一種則完全相反，它要求我們到外國作者那兒去，去適應他的生活環境，熟悉他的語言風格以及他個人的特點。”“這兩種極端相反的看法確切地反映了當時文學作品翻譯中兩種不同傾向的鬥爭。但這兩種各走極端的看法現在顯然是過時了。毫無疑問，把俄國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必須使英國讀者能夠理解和感到親切。譯文必須譯得像原文那樣讀起來流暢易懂。但同時譯文又必須保持原著的民族色彩和時代色彩。譯者完全沒有改變原著的權利。像有人把克雷洛夫寓言改成英國文學作品那樣是絕對不允許的（關於克雷洛夫寓言的翻譯，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分析）。法捷耶夫在談到蘇聯名詩人馬爾夏克所譯的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時，曾公正地指出，這樣的譯作已成了“俄國文學的財富”。①同時，馬爾夏克的譯本又忠實地表達了原著的特色，它仍然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詩人的巨著。

① 引自1947年11月14日在作家之家舉行的馬爾夏克創作晚會上法捷耶夫所作的開幕詞。——原註

老一輩的俄國翻譯巨匠 (B. A. 茹可夫斯基; A. K. 托爾斯泰, И. И. 柯茲洛夫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翻譯家) 和發展了前輩優秀傳統的蘇聯翻譯大師, 把上述兩種看來似乎無法調和的傾向巧妙地結合起來。他們之所以能取得這個成就, 主要是由於他們不只是研究原著本身, 而且還進一步研究原作者的創造個性、原作與原作者的其它作品之間的關係、以及原著所反映的生活現實等。

因而, 很顯然, 在俄譯英的過程中, 譯者決不能斬斷所譯作品的民族根子, 把它移植到英國或美國的土壤里去。然而, 像這種斬根移樹的傾向, 在許多英國和美國翻譯家的譯品里還是屢見不鮮的。表面上這種傾向有時候只表現在個別的細節上, 但這些細節綜合起來就會完全改變原作的特色。例如: 一個英國的譯者, 把克雷洛夫寓言中的“Демьянова уха” (杰米揚的鮮魚湯) 改成了“Soup of Master John” (工匠約翰的湯), 而“Сосед Фока” (鄰居福卡) 就變成了“Thomas” (湯姆生), 甚至於連“Стерляди кусочек” (一塊鱈魚) 也變成了在英國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кусочек форели” [piece of trout (一塊鮭魚)], 而“Тришкин кафтан” (特里希金長襟外衣) 也變成“Sammy's coat” (薩米的外衣) 等等。由於所有這些“細節”的改頭換面, 俄羅斯著名的寓言就變成英國的寓言了, 就被同化為英國的文學作品了, 而翻譯本身呢, 也就很顯然的不成其為翻譯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具體的處理方法。在俄譯英的時候, 俄國的人名決不能“英國化”如“Петр”應譯為“Pyotr”而不是“Peter”, “Иван”應譯為“Ivan”, 而不是“John”。同樣的在英譯俄的過程中, 我們也應該把“Peter”譯成“Питер”, 而不是“Петр”, 把“Johnny”譯成“Джонни”, 而不是“Ванюша” (本書作者的意見是: 人名譯音盡量求其準確。這裡所列举的人名俄英譯音的差別在漢語中往往難區別, 故未標漢語的譯音——譯者)。對日常生活中事物的名稱也是如此。“Тарантас”這個詞是可以加註解 (a springless carriage, 一輛沒有彈簧的馬車) 而譯成“tarantass”。但是, 有些需要作專門解譯的表示特有事物的詞, 要是也生硬地譯